

# 论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

朱松峰 胡 开

---

**【摘 要】**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批判实际上并不如他自己所说是一种内在批判，而是建立在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要素还原为观念论原则和实证主义方法的基础之上的。然而，这种误读并不表明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应被弃之不顾，因为它指涉着海德格尔必须回答的两个问题：什么样的语言才能够不加扭曲地表达世界自身？应该如何理解人与世界的源初关联才能使这种语言成为可能？进一步探讨海德格尔思想，可以发现：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式的语言通过把握经验发生的开端，解决了第一个问题；《存在与时间》通过把此在理解为一种虚无的处所，让世界在这种处所中展示自身，从而解决了第二个问题。

**【关键词】**形式指引 语言 世界 此在 观念论

**【作者简介】**朱松峰，哲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3)11-0034-14

---

阿多诺（也译作阿多尔诺）在《否定辩证法》中集中批判了海德格尔的基础本体论。<sup>①</sup>学界对这一批判的研究不可谓不多，但要么默认阿多诺的批判确实如他自己所言是对海德格尔的内在批判，要么在指出阿多诺的批判

---

\* 本文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2722021DS003）、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哲学院科研创新项目（202210202）资助。

① 阿多诺还出了一本专门批判海德格尔的小册子《本真性的行话》。但本文仅仅聚焦于《否定辩证法》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理由有三：第一，《本真性的行话》最初被设想为《否定辩证法》的一部分；第二，《本真性的行话》与《否定辩证法》的核心要旨基本一致；第三，《本真性的行话》的批判需要在《否定辩证法》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论证和展开。

是对海德格尔的误解之后就将其观点置之不理。笔者认为，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虽然并不是一种内在批判，但它确实向海德格尔提出了某些必须要得到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想主张海德格尔能够有效回应阿多诺的批判，就必须阐明海德格尔的思想内在包含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有鉴于此，本文第一部分的任务就在于指明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如何不是内在批判；第二部分的任务就在于指出不能因为阿多诺的批判是一种误解就对它置之不顾，而应该进一步将它指涉的问题提炼出来；第三部分的任务就是基于《存在与时间》来回应这些问题；第四部分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分析海德格尔可能如何回应阿多诺的批判。

## 一、阿多诺之批判的外在性

由于学界不乏关于阿多诺批判的文本研究，故而本文并不打算对阿多诺的文本做过多分析，而是把论述的焦点集中于对如下一点的展示：尽管阿多诺自称他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是一种内在批判，但他并不真的从海德格尔思想自身出发来让海德格尔自己反对自己。确切地说，他总是要将海德格尔思想中的要素还原为观念论原则和实证主义方法，然后才能通过对这二者的批判来进一步批判海德格尔。

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的第一部分集中批判了海德格尔。他在这部著作中的两个地方提到他的批判是一种内在批判。第一个地方在《否定辩证法》的“前言”中：“‘第一部分’从目前在德国占支配地位的本体论状况出发，不是居高临下地批判这种本体论，而是从其自身成问题的需要来理解并内在地批判它。”<sup>①</sup>第二个地方则在《否定辩证法》第一部分第二章的开头处：“对本体论的需要的批判推动了对本体论的内在批判。如果不在存在哲学自身结构中与其一起（按照黑格尔的愿望）接受它自身的力量来反对它，而只是从外部普遍地拒绝存在哲学，那么就无法支配存在哲学。”<sup>②</sup>

根据第一处内容可知，《否定辩证法》整个“第一部分”的任务可以分为两个：第一个是理解海德格尔本体论的需要以及在这种需要中存在的问题，第二个则是根据第一点提供的理解来内在地批判它。根据第二处内容可知，第二章的内容是接续对本体论需要的批判而来的对本体论的内在批判。于是，该书第一、二章就共同构成了对海德格尔的内在批判的两个部分：第一章展示海德格尔思想自身存在着问题；第二章则进一步展开对海德格尔的内在批判。

① [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页。

② [德]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11页。

在第一章中，阿多诺主要从需要和方法这两个方面分析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其中，“本体论需要”具体来说指的是理性构思能够预先规定所有丰富的存在者的结构，其方法则由从胡塞尔那里继承而来的理智直观方法规定。需要强调的是，在阿多诺看来，由于理智直观方法尝试直接地把握对象，故而在根本上就是一种实证主义科学理念的方法。<sup>①</sup>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通过对问题结构的分析表明，要想追问存在就必须首先追问此在的存在——生存，并且认为追问存在就是追问存在的意义。在阿多诺看来，由于此在代表着主体，故而海德格尔对此在之“生存”的探究就是其思想的“本体论需要”的集中体现。另外，海德格尔又认为“存在”作为一切存在者的根据，它本身不可能通过概念来把握，而只能通过直观才能开启或揭示。在阿多诺看来，这无疑是海德格尔思想运用理智直观方法的突出表现。

然后，阿多诺进一步指出：“存在”和“生存”这两个要素无法实现海德格尔思想的“本体论需要”。在阿多诺看来，一方面，海德格尔要通过追问此在的存在方式来进一步追问存在，这实际上仍然是观念论那种“反思认识途径而不去关注客体”的认识模式。由于存在和存在的意义是同一的，而意义又是和人的思想相关联的，故而对存在的探究最终又回到了对纯粹思想的探究。就此而言，海德格尔本质上还是在以概念亦即以思维来把握存在，他所谓的存在本身实际上仍然还是主体。这是“本体论需要”自身的内在矛盾，即“理性构思”虽然试图预先把握对象，但最终预先把握的永远只可能是主体自身。

另一方面，由于观念论的失败，本体论不再试图把主体自己的本质强加给事物，而是从事物那里把本质接受过来。这就使海德格尔既反对认识论转向，又忽略事实科学的成果，从而造成了他的“存在”概念的贫乏。换言之，他通过探究“生存”而力图把握的“存在”一点都不丰富。这是海德格尔思想中的理智直观方法与其需要的矛盾。

综上，“本体论需要”的内在矛盾，以及需要与方法之间的矛盾，就是阿多诺认为的海德格尔思想的问题所在。不过，这也表明：阿多诺并不是基于海德格尔自身的理论原则来理解海德格尔，反而是做了一种观念论和实证主义式的还原。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阿多诺在第二章中开始了其所谓的内在批判。他首先指出了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脱胎于系动词“是”，它本质上是系动词代表的普遍的、范畴性的综合功能的本体化。<sup>②</sup>阿多诺的这种理解显然奠基

① 参见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70 页。

② 参见 [德]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115 ~ 120 页。

于他在第一章中对海德格尔所做的观念论立场的解读。基于此，他批判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差异、存在的超越性、存在的贫乏性以及存在的不可表达性。

就存在论差异而言，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把“是”与主词、谓词一样独立起来，实际上就是把“是”给存在者化了，因此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实际上仍然是一种存在者。

就存在的超越性而言，阿多诺先是指出，在判断中，处于主词位置上的存在者必须超越它自身，与外在于它的另一个存在者发生关联，然后才能获得其规定。这种超越性的关联由判断中的“是”表现出来。接着他指出，尽管主词要超越自身而关联于谓词才能够得到规定，但是判断中的主词和谓词是不可相互还原的两个要素。也就是说，阿多诺认为系词“是”表达了判断中主词的超越性以及主谓之间的不可还原性。因为海德格尔的“存在”对应于系词“是”，所以“存在”并不能依靠其超越性而表明它是一切其他存在者的前提和根据。恰恰相反，“存在”反而要依赖于其他存在者才能够获得自身的规定。

就存在的贫乏性而言，阿多诺把语法逻辑层面的一般意义上的“是”等同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从而指出存在之不可思的原因就在于系词“是”有如下性质：系词“是”的确切含义只有与具体的主词和谓词相联系才能得到规定。而海德格尔混淆了在具体判断中从具体的主谓词中获得其内容的诸种“是”与一般意义上的“是”，因此从他所说的存在中无法得出具体丰富的内容。

完成上述批判后，阿多诺又改变了批判的角度，转而指出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实际上来自如下渴求：对不可表达的东西的表达。在这里阿多诺不再把海德格尔的存在直接理解为系词“是”，而是理解为对一切不可表达之物的直接表达。<sup>①</sup>所谓不可表达之物实际上指的就是概念的对象中不能被概念化的剩余物，是超出概念之外的非概念。在这种对海德格尔的批判中，阿多诺的理论立场同样来自他对观念论的批判性继承，这种继承使得他认为“哲学就是要用概念来指称非概念性的东西，而哲学又只能用概念来论述”。<sup>②</sup>因此，对一切不可表达之物的直接表达实际上是把语言和语言意指的东西相混淆，乃至用前者取代后者。

不难看出，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第二章中所谓的内在批判与第一

① 参见王晓升：《阿多诺对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内在批判》，《学术月刊》2017年第7期，第25~34页。

② 王晓升：《让概念指称非概念——阿多诺的哲学观及其启示》，《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07页。

章的做法如出一辙，只不过第二章在把海德格尔哲学还原为观念论原则这一点上要更加具体一些：一方面将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直接对应于系词“是”，然后通过对系词“是”的批判来进一步批判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的种种特点；另一方面又直接以承自观念论的哲学立场来考量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除此之外，第二章也没有更深入地论述海德格尔的理智直观方法与实证主义方法的关联，而只是承袭了第一章中的相关理解和批判。

综上，阿多诺的批判与其说是从海德格尔的思想结构内部切入让其自己反对自己，不如说是立足于他自己的哲学立场而对海德格尔所做的外在理解和外在批判。菲利普斯（Wesley Phillips）就曾指出：“事实上，解读阿多诺的海德格尔批判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阿多诺将海德格尔的概念翻译成了海德格尔试图避免的术语：主体、客体、概念、抽象等。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阿多诺是对的，他也没有顾及文本本身。阿多诺与海德格尔的接触在这个意义上是超越的而非内在的批判。”<sup>①</sup>

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置阿多诺的批判于不顾。他的批判虽然外在于海德格尔，但它指涉的问题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家共有的根本问题，因此它本质上是向海德格尔重申了这些问题。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分析阿多诺与海德格尔之间的相似与分歧，来把这些问题提炼出来。

## 二、阿多诺的批判指涉的问题

谢永康一方面认为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没有适当考虑海德格尔的动机的可接受性”，即阿多诺的批判并非内在批判；另一方面又指出“海德格尔必须要面对阿多诺的批判，因为形而上学批判的目的远不仅仅在于发现事实，更在于对整个形而上学历史、甚至当下的时代问题得出一个总体态度”。然而，遗憾的是，谢永康在这里戛然而止，没有具体论述阿多诺的批判向海德格尔提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海德格尔对这些问题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做出回应，而是过于急促地提出：海德格尔后来与阿多诺一样，抛弃理论预言的边界去求助于艺术的表达形式，来进一步规定他们各自的“思”或“星丛”。<sup>②</sup>

罗杰·福斯特（Roger Foster）注意到了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表明二者共享着同一个问题，即经验的可表达性问题，并探讨了海德格尔解决这

<sup>①</sup> Wesley Phillips, *Metaphysics and Music in Adorno and Heidegg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4.

<sup>②</sup> 参见谢永康：《形而上学批判的不同路径——论阿多尔诺与海德格尔的根本性分歧》，《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第102~107页。



一问题的方案：海德格尔首先提出了他著名的存在和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的学说，并将这一问题中难以表达的经验对应于存在；接着海德格尔试图运用语言在存在者层次上的含义来指向语言在存在论层次上的含义，进而表达对应于存在的经验。<sup>①</sup>但福斯特对海德格尔这一企图的评价也只是重复了阿多诺的如下批判：“阿多诺认为海德格尔只是简单地宣称‘存在’与‘存在者的整体’不同，也就是说，他简直是试图通过颁布法令（decree）将额外的、揭示的力量注入词语本身，而不是批判地通过词语异化的或‘存在者层次上的’意义来达到揭示的那一时刻。”<sup>②</sup>此外，福斯特虽然提到海德格尔的语言要以《存在与时间》中关于世界、话语的论述为基础，但也只是一笔带过，更不用说具体阐明《存在与时间》如何给出了此在与世界之间的源初关联。<sup>③</sup>

与福斯特类似，安德里亚·沃尔什（Andrea Walsh）虽然试图表明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不像阿多诺理解的那样是一种观念论，但他最后回应阿多诺之批判的方式是把海德格尔思想奠基于阿多诺的“非同一性”概念上。<sup>④</sup>沃尔什此举实际上是承认了海德格尔思想只有以阿多诺的思考为更根本的前提才是合理的，这与其说是让海德格尔回应阿多诺，不如说是让他屈从于阿多诺。

综上，有必要从阿多诺批判依据的理论立场出发，来进一步分析他究竟向海德格尔提出了怎样的问题，以及海德格尔是否和如何能够做出回应。我们首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根据前文，在阿多诺看来，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实际上是对观念论的主体中心主义的继承，理智直观的方法则是对实证主义方法的继承。就此而言，虽然阿多诺的批判围绕海德格尔的存在和生存这两个概念展开，但其实质是对观念论和实证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的依据是阿多诺的客体优先性和非同一性的立场。这种立场并不仅仅在《否定辩证法》中才出现，早在《主体与客体》一文里，他就论述道：“在这个主体无能的时代，同一性思维（主流的主客体二分法的影像）已经不再以‘主体的绝对化’的形式提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表面上反主观主义的、具有科学客观性的同一性思维的形式，即还原论……这一为追求客观性而将知识‘去人格

① 参见 Roger Foster, Adorno and Heidegger on Language and the Inexpressible,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Vol. 40 (2), 2007, pp. 187 - 204.

② Roger Foster, Adorno and Heidegger on Language and the Inexpressible,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Vol. 40 (2), 2007, p. 197.

③ 参见 Roger Foster, Adorno and Heidegger on Language and the Inexpressible, *Continental Philosophy Review*, Vol. 40 (2), 2007, p. 195.

④ 参见 Andrea Walsh, *In Search of Non-identity: Adorno's Critique of Heidegger*, PHD Dissertatio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2018, p. 26.

化’的理想，只能得到客观性的渣滓……客体既不是主体设定的，也不是无主体的剩余物……在每一历史阶段和认识的阶段上，客观性都只能通过反思获得，这既是对当时被表述为主体和客体的东西进行反思，也是对它们的中介进行反思。”<sup>①</sup>

也就是说，客体必须要以主体具有的先验认知形式为中介才能成为认识的客体，因此如果真的把主体性因素从认识中完全清除掉，那么留下来的也不是客体最原本的样子，而仅仅是虚无，所以阿多诺才会指出：“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基本要素，主体是不能根除的。消除了主体这个要素，客体就会分崩离析为主体生命的转瞬即逝的搅动和闪烁。”<sup>②</sup> 进而言之，主体对认识中的主体性因素的清除实际上也必须要依靠已有的主体形式为中介才能实现，因此所谓对主体性因素的清除，就其本质而言，反而恰恰是对主体性因素的确认。而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既然主体性因素是认识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成分，那么原本在观念论那里对思想来说尚且透明的主体性因素，在现象学所谓的直观方法里却成了不可见的，即主体性因素虽仍然发挥着主体认识客体的中介作用，但现象学宣称它撇开了主体而直接把握了客体本身。

如果说概念指的不仅仅是对应于某个具体对象的名词，还包括了对应于主体的先验认知形式的范畴，那么上述批判即表明：在阿多诺看来，以往哲学在根本上都在试图用概念去把握客体，区别无非在于观念论自觉地用概念去把握客体，海德格尔的生存存在论则自以为对客体的把握不涉及概念的因素，但实际上涉及了。有鉴于此，阿多诺自己的哲学立场就在于一方面从主体第一性的角度肯定观念论对主体性因素的自觉，另一方面又从客体优先性的角度指出必须要立足于社会现实，并坚持辩证法中否定性的绝对地位，即坚持对认识中的主体性因素永不停歇地反思批判。

在阿多诺看来，观念论的失败本来应该指向这样一条真理，即主体对自身永不停歇地反思批判，但由于没能看到概念实际上来自社会现实，而是执着于预先用思维规定现实的总体，故而观念论的失败就催生了现象学的直观方法，并最终导向了海德格尔的生存本体论。

然而，阿多诺其实并不否认观念论的如下立场：包括哲学在内的一切理论都必定预先把人与世界的关联设定为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概念的中介而实现的关联，而概念的中介以语言为其表达载体。在这一前提下，语言就注定无法把握事情本身。因此，阿多诺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指涉的直接问题是：什

① [德] 特奥多·阿多尔诺：《阿多尔诺基础读本》，夏凡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74 ~ 475 页。

② [德] 特奥多·阿多尔诺：《阿多尔诺基础读本》，夏凡编译，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479 页。

么样的语言能够把握事情本身？由于这种语言的可能性根源于对人与世界的关联的重新解释，是故阿多诺之批判指向的根本问题则是：如何理解人与世界的关联，从而使得上述那种把握事情本身的语言成为可能？

本文将在下一部分指出，海德格尔对形式指引方法的探讨能够回答阿多诺提出的直接问题，《存在与时间》则能够回答阿多诺提出的根本问题。

### 三、海德格尔的可能回应

尽管海德格尔声明他从未阅读过任何一本阿多诺的著作，但这并不代表海德格尔漠视了上述问题。海德格尔早期思想中对形式指引<sup>①</sup>方法的论述是为了回应保罗·那托普（Paul Natorp）对胡塞尔现象学的批判，而那托普的批判与阿多诺的批判如出一辙，所以形式指引方法同样可以看作对阿多诺之批判的初步回应，也就是说，是对该批判指向的直接问题的回应。

那托普在其对胡塞尔的批判中指出，胡塞尔式的反思对体验的扭曲在于：将体验置于反思性的目光对面，以至于体验不再被体验，而是被观看。虽然胡塞尔主张他的反思是一种特殊的描述方法，对这一方法的运用本身就是一种体验，而这种体验的特殊性在于它是可描述的，然而问题在于，描述运用的概念就已经是一种改写。是故，那托普尝试性地提出：体验固然是一种直接的东西，但我们未必不能通过某种间接的方式去把握它。然而，这种间接性如何可能不构成一种扭曲？那托普的回答是，通过分析并真正彻底地规定主体性，我们就能够取消掉这种扭曲。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能够彻底地了解滤镜是如何扭曲体验的，我们就能够从扭曲后的体验倒推回扭曲前的体验，从而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把握直接的体验。实际上，那托普的这种方案几乎就是观念论的翻版，而海德格尔对那托普的这种方案的批判也几乎就是阿多诺对观念论批判的翻版。

海德格尔将这种关于主体性的科学把握的方法称作“重构”，即将此前被摧毁的东西重新构建起来的方法。<sup>②</sup> 在海德格尔看来，那托普方案的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考虑到在开始重构的时候我们拥有的无非是对象以及主体性的诸规定，那么我们的重构就不是摧毁滤镜，而是在滤镜的后面又加上一层滤镜，这样一来我们获得的就不是还原而是双重的构建。在对源初之物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们如何能够表明这第二层的滤镜恰好抵消了第一层滤镜的扭曲，而不是进一步的扭曲？另外，正因为我们只能通过主体性的诸规定来

① “形式指引”又可译为“形式显示”。

② 参见〔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孙周兴、高松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16页。



认识已被构建了的对象，所以我们无从想象物自体的任何规定。换句话说，当我们真正摧毁了滤镜，摧毁了诸如空间、时间等主体性的规定之后，我们获得的不是什么源初的体验，而是彻彻底底的虚无。

从海德格尔与那托普的理论交锋中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回到事情本身”的主张与阿多诺“客体优先性”的主张具有一定类似性，都是要解除主体中心主义，都在追求源初地把握事情本身。他们的根本性分歧在于：阿多诺从观念论的失败中看到是思维、语言和概念注定不可能完全实现对客体的源初把握，而只能是主体通过对自身永恒的反思批判来接近客体；海德格尔则没有放弃这一希望，他试图通过对形式指引方法的探索来实现“回到事情本身”。

在《哲学观念与世界问题（1919年战时补救学期讲座）》第20节的第2小节中，海德格尔就指出：“含义要素、语言表达，无需直接地成为理论的，或者甚至直接意指客体的，相反是原始地体验着的，是前世界性质的或者世界性质的。”<sup>①</sup>换句话说，他认为，语言可以指引我们直接地体验源初经验本身，现象学的方法则在于发展并使用这一种特殊的、源初的语言。如此看来，海德格尔就把解决那托普批判的关键放在了语言上，于是在他的早期弗莱堡时期如何有前理论的、动荡的实际生活经验的问题，最终成了如何理解和言说它的问题。<sup>②</sup>

按照海德格尔在《宗教生活现象学》中的论述，形式指引的方法论功能主要有两个：第一，否定性的功能，即防止用普遍化和固定化的范畴来在先地、教条式地为事物设定前提；<sup>③</sup>第二，这一方法没有具体的内容规定，而只是给出一个实行的方向。换句话说，如果抛开所要考察的事情，那么就这个方法本身所能谈论的内容几乎等于无。因此，如果说对形式指引的论述同时也就是对形式指引的语言的论述，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抛开所要言说的实际生活经验，那么就形式指引的语言本身所能谈论的内容几乎等于无。而形式指引的语言之所以能够理解和言说实际生活经验，是因为它致力于把握和呈现的不是实际生活经验的具体内容，而是实际生活经验的开端。因此，直到我们受到这一开端的促动从而将自己置入境域去之前，经验的呈现内容就还是悬而不决的。这种悬而不决不是认识论上的缺陷，反而因其能极有力地促动思想付诸行动而是一种优点。并且，由于这一方法给出的并不

① [德] 海德格尔：《海德格尔文集·论哲学的规定》，孙周兴、高松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30页。

② 参见朱松峰：《论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方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5~20页。

③ 参见朱松峰：《论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方法》，《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5~20页。

是具体的体验内容，故而也就谈不上令体验僵化和扭曲。<sup>①</sup>

然而，这样的解释并不足以充分回应阿多诺的批判提出的问题。从阿多诺的立场来看，海德格尔对形式指引的论述并没有着重涉及人与世界的关联方式，因此尽管形式指引为我们把握源初体验提供了方法，但它自身如何可能还是缺乏根基的。也就是说，要充分回应阿多诺的批判，仅仅给出对语言的某种理解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探究人与世界之间的源初关联具体是怎样的。否则，针对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阿多诺完全可能进一步提出如下批判：只要人与世界仍然在概念这一中介的两端而彼此相望，那么任何言说都必定会扭曲事情本身，因此形式指引的主张要想成立，它就必须放弃语言这一途径。换言之，从阿多诺的视角来看，即便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能够把握事情本身，也绝不会是通过语言来实现并表达这种把握的。

因此，如果只从形式指引的方法出发，那么海德格尔对阿多诺的批判指涉的问题的可能回应就仍然缺乏根据。有鉴于此，本文接下来将聚焦于《存在与时间》，旨在表明这部著作如何给出了关于此在与世界的一种新的理解。据此，语言就有可能实现对事情本身的表达。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指出：此在的生存意味着去存在，而去存在展开来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以下简称“在世”）。“在世”是由“世界”、“此在为谁”和“在之中”三个环节组建起来的。尽管海德格尔对“世界”和“此在为谁”分别做了讨论，但这并不代表他同以往的主体哲学家那样从某种可以独立于世界而仅凭自身就存在的此在出发来演绎出整个世界。恰恰相反，他所说的此在与世界是浑然一体的，因为此在是如世界自身那样来展示世界的处所。这一点在海德格尔对“在之中”的讨论中得以显现。

“在之中”讨论的是此在之“此”的空间性，并借此进一步将此在解释为世界在其中展开的处所，而现身情态和领会就是组建此在去是它的“此”的两种同等源始的方式。<sup>②</sup>换句话说，此在以现身情态和领会这两种方式成为一个处所，在其中，世界能够得到展示。如果说话语的基本含义正是将言谈所及展示给人们看，那么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海德格尔会进一步指出现身情态与领会同等源始地由话语加以规定。<sup>③</sup>然而，他自己在论述逻各斯（也就

① 参见张祥龙：《海德格尔的形式显示方法和〈存在与时间〉》，《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40~61页。

② 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2页。

③ 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55页。

是话语)的概念时如此说到:“同样,‘假在’即 ψευδεσθαί 说的是遮蔽这一意义上的欺骗,把某种东西放到一种东西之前(让人来看),从而(把它挡住)使它作为它所不是的东西呈现出来。”<sup>①</sup>照此看来,海德格尔对“在之中”的论述就面临着这样一种危险,即此在如何能够去除遮蔽而将世界的意义如其自身那样展示出来。当他将“在之中”进一步解释为现身情态和领会这两个环节时,又如何避免阿多诺的批判,即这种揭示已经受到了此在自身结构的遮蔽呢?

上述质疑实际上预设了此在与世界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此在对世界的展示需要世界通过某种属于此在的结构进入此在之中。然而海德格尔所谓的现身情态和领会恰恰基于一个相反的关系:此在并不接纳世界,而是出离自身并进入世界之中。

海德格尔实际上并非说此在自身具有现身情态和领会这两种先验结构。按照观念论的看法,主体自身总是具有某种结构的,这种结构参与构成了我们经验内容的一部分,甚至是最为根本的一部分。海德格尔要指出的则是,所谓的参与构成了我们经验内容的主体结构,实际上也来自世界。也就是说,他真正想要强调的是此在自身并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构,如果说有,也是此在出离于自身而在世界之中获得的。所以,海德格尔才在对现身情态的论述中反复强调最为源始的现身情态并不由此在决定。

实际上,海德格尔讨论的核心仍然在于此在对世界的展示上。他对此在的“被抛境况”和“向着可能性筹划自身”的论述始终在强调如下两点:一方面,此在展示世界的方式终归来自世界;另一方面,此在又必定总是处身于世界之中,因此也就以某种方式展开了世界和自身,亦即展开了“在世”。这两点之结合无疑就是在表明,如果说此在自身有什么规定性,那就只能是:此在总是已经出离于自身而进入世界之中,并因此作为且必定向来已经作为世界在其中得以展示的处所。这就是此在之“此”的根本含义。

不过,海德格尔对现身和领会的论述还仅仅是指出此在已经进入了世界之中,但世界此时还尚未得到展示。因此,他接下来论述了世界在此在之中展示出来的具体环节:“解释”、“话语”与“语言”。

在海德格尔看来,“解释”本质上是领会的进一步展开和完成。<sup>②</sup>此在的领会仅仅是通过进入世界之中来展开诸种可能性,“解释”则是通过其具体的行动来将这些可能性明确化和主题化,并且“解释”并不仅仅有概念

①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39页。

② 参见[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73页。

式认知这一种样式。

在领会中世界作为意蕴已经得到了展示，这种展示具体表现为此在总是能够理解它自身所处的状况，并熟练地运用手上的用具来应对各种事务。此时，他就已经是在对用具、用具在其中得以成为某种用具的意蕴整体做出“解释”了。因此对海德格尔而言，“解释”同样是指涉着意蕴的。<sup>①</sup>换句话说，他对“解释”的论述不是要强调某种意蕴可以被当作来自此在自身的终极根据，而是要一以贯之地表明此在自身只是一种虚无的处所而已，即它既没有外在的经验结构，也没有内在的先验结构。这就意味着此在通过“解释”而开展的诸种活动在最根本的层面来看其实是意蕴自身在此在之中的展示。

然而，此在作为虚无的处所也并不是一无所有。海德格尔提到了这样的两种结构：领会的“先”结构与“解释”的“作为”结构。领会的“先”结构包括“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这三者共同决定了此在如何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来加以解释，即“解释”的“作为”通过领会的“先”结构而起作用。然而，此在在领会中去往的是意蕴整体，“解释”则总是依循着某种目光而仅仅将意蕴的指引关联整体中的一环——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展示出来。

但是，如果此在真的仅仅是意蕴展示自身的处所，那么为何此在的“解释”不能直接地将意蕴的整体加以展示呢？这是因为由于此在并不仅仅是一个处所，其自身具有的存在方式影响、限制了意蕴在此在之中的展示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第34节中进一步论述了在生存论上同现身、领会同样源始的话语。<sup>②</sup>在这些论述中，海德格尔试图将“解释”、此、“在世”中出现的分成环节的现象都归结到“话语”身上。也就是说，正因为“话语”本身的结构就包含着分环勾连，因此“解释”、命题、意义、可理解性、此、“在世”等奠基于“话语”的东西，才同样地被分成了环节。在这一基础上，海德格尔又进一步指出，听在最源始的意义上所听的是世界之所云，而沉默才使人更为本真地领会着。<sup>③</sup>如果说听和沉默朝向的是世界，而听和沉默属于“话语”的言说，那么结论很显然：“话语”指的是世界在此在之中对自身的展示。因此，“话语”本身分

① 参见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74 页。

② 参见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88 ~ 190 页。

③ 参见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189 页。

成环节不过指的是世界本身分成了环节，进而此在的领会、“解释”、意义、此、“在世”等才分成了环节。

综上，海德格尔所谓此在对世界的言说实际上是世界自己言说自己。此在在沉默中作为一个虚空的处所倾听并领会着世界，并在“解释”中让世界在此在之中展示自身，而这不过意味着世界在此在之此中展示自身。这种展示即他所谓的“话语”之所指。换言之，他对事情本身、此在与世界的关联、“话语”以及“语言”的论述，共同构成了对阿多诺的批判指涉的问题的回答。

第一，就最根本的事情本身而言，形式指引的方法通过此在的生存指向了非固化的、生成性的世界。

第二，就此在与世界的根本关联而言，“在之中”表明此在根本上是世界在其中展示自身的处所。此在根本上是虚无的，这种虚无不仅针对外部世界的经验而言，而且也针对构成经验的先验结构而言。

第三，就此在如何不加扭曲地展示那种生成性的世界而言，可给出以下三点回答。首先，作为处所的此在并没有可供扭曲世界的先验结构。世界自身会提供出解释、展示它自身的方式，传统观念论误以为这种方式是此在自带的先验结构，但其实此在对世界的解释在根本上是世界自己解释自己。其次，“世界在此在这一处所之中展示自身”指向了海德格尔对“话语”的创造性阐释，由此他扩展了“语言”的含义。此在的诸种实践行动——基于对当下情境的领会而有所行动，比如对工具的运用，也包括对话、写作、阅读等——都属于这种扩展了含义的“语言”。进一步说，此在的诸种实践行动在最根本的层次上是世界在此在之中的自身展示，因而也是世界对自身的言说。最后，“语言”作为一种指引，它基于世界的意蕴整体而成形，并将我们引向这个世界的意蕴整体，因此“语言”的使用方式并不具有某种固定唯一的本质，更不能说“语言”必然带有扭曲事情本身的先验主体结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语言”有扭曲事情本身的可能，但也有切实展示事情本身的可能。

至此，我们可以再次回过头来考察阿多诺的批判，看看即便是从阿多诺关切的问题出发，海德格尔是否依然可以有效地回应阿多诺。

#### 四、结语

如前所述，阿多诺的批判虽然集中于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和生存，但他实际上是以观念论的需求和实证主义的方法这两个方面来规定海德格尔思想的诸方面的。由此，阿多诺才进一步把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还原为系词“是”，把生存还原为主体性，把海德格尔整个哲学的企图解释为用概念来



把握非概念。然而，这些理解显然偏离了海德格尔自己的立场，从而也就是一种误解式的外在批判。正是基于这一立场，阿多诺才会批判海德格尔的方法，批判他的存在论和生存论不是直接把握事情本身的方法，而是主体中心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结合。

然而，海德格尔并没有阿多诺那种承自观念论的立场，因此在一开始就并不认为人在根本上是外在于世界的。这一立场起初仅仅暗藏在《存在与时间》之前的思想中，并通过形式指引方法提出了一种用以表达世界自身的语言。后来，通过对“在世”“在之中”“话语”“语言”等的讨论，《存在与时间》成功给出了一种人与世界的源初为一的关联，并据此大大扩展了人领会世界、言说世界的方式。

其实，海德格尔的思想并不妨碍阿多诺的理论追求。阿多诺批判实证主义的直观方法，担心它会将社会的既定存在方式不加反思地接受下来，从而失去批判和改进的可能性。然而，如果要谈论对社会的既定存在方式的批判和改进，那就等于是在说社会的既定存在方式有不合理之处。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观念论所谓的主体自身的先验结构实际上在更源初的层次上来自世界本身，故而这种不合理之处恰恰在于人把来自世界自身的东西误认为是属于自身的主体性结构，并进一步将这种结构固化下来，使之成为构成所有世界的本质结构。考虑到反思批判仍然是主体性的加重，因此恰当的方法当然是使人的主体性退隐，从而让事情本身展现出来。这同时也保证了阿多诺批判观念论的目的，即防止主体侵害、扭曲事情本身。主体对事情本身的侵害与对社会既定不合理的接受，在海德格尔看来实际上是一回事。只有事情本身的展现，才真正意味着主体性的破除，意味着对不合理的既定社会的批判。

当然，海德格尔的形式指引与《存在与时间》只是表明了能够不加扭曲地表达世界自身的非概念式语言的可能性，而没有把这种语言贯彻到底，否则《存在与时间》也就不至于成为残篇，更不用谈海德格尔后面的“转向”了。不过这并不妨碍本文的结论：海德格尔通过形式指引和《存在与时间》已经打开了探索一种非概念式语言的可能性的的大门，这就足以回应阿多诺的批判了。

（责任编辑：李 涛）